

1004

淮安文史

第十二辑

- 周恩来在座机上远眺淮安
- 先父裴梓青先生事略
- 辛酸话留美
- 回归祖国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 五十年代淮安工商联
- 返乡探亲日记



淮 安 文 史

第十二辑

江苏省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月

编 审 杭金荣 赵荣升 纪茂堂

责任编辑 邵寄声

编 辑 郭寿龄 毛鼎来

EA92/66

淮 安 文 史

第十二辑

江苏省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淮安市西长街90号 邮编 223200)

淮安市印刷厂 印刷 (1994年10月)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6800

印数 1—2500

苏淮出准字 94·S·059号 工本费 5元

目 录

周恩来在座机上远眺淮安·····	秦九凤 (1)
周恩来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员·····	秦九凤 (3)
周恩来胞弟谈家世·····	王树荣 王旭耀 (7)
张鸿宴护送周恩来过三原·····	盛星辉 (11)
“请周恩来先生救命”·····	张铁民 (14)
先父裴籽青先生事略·····	裴锡恒 (16)
倭翁七十自述·····	罗福颐 遗作 (31)
忆老友宋我真·····	赵 定 (40)
怀念谭健民老师·····	顾天培 (42)
深切怀念伯文同志·····	邱孔望 (46)
辛酸话留美·····	郝更生 遗稿 (54)
回归祖国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回忆二十二年侨美生活·····	裴锡恒 (61)
我和高梓 (节选)·····	郝更生 遗稿 (83)
难忘的经历·····	汪华东 (89)
我参加“12·9”运动的回忆·····	汪华东 (93)
宋庆龄与淮安点滴·····	田少渔 提供 (97)
刘鹗与罗振玉在思想性格上的异同·····	罗继祖 (99)
1940年的曹甸战役·····	王健夫 (104)
县常备队马义甸抗敌记·····	林 总 (110)
淮安沦陷琐闻·····	林 总 (113)
“新旅”与淮安县文工团·····	陈 阳 (117)

三十年代省淮中的片断回忆	李炎森 (122)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北季干校	陈 阳 (128)
淮安私立集一图书馆	许鸿年 (131)
淮安博里乡出土古钱初考	王锡民 (133)
华东军区卫生部在淮安	田富生 (141)
汪济良与《医药研究月刊》	王健夫 (144)
五十年代淮安工商联	王震华 (146)
淮安无线电元件厂是怎样办起来的	张玉焕 (175)
淮安化工厂土法生产胶木粉的前后	张玉焕 (181)
返乡探亲日记	张铁民 (183)
基督教在钦工的传播	黄友达 (194)
旧时代的淮安婚嫁习俗	沈光祖 (197)
花跷扑蝶	黄 平 (208)
淮安“十番”	黄 平 (210)
小方壶斋和肇庆当典	丁志安 遗作 (212)
流均镇探源	刘怀玉 (214)
三十年代中期淮安公娼	林 总 (218)
《淮安文史》十年	文史办 (221)
附：《淮安文史》七至十二辑目录分类	

周总理在座机上远眺淮安

秦九凤

早在五十年代末，淮安就盛传周总理要回故乡看看。为此，当时淮安还专门拓宽了街道，疏浚了文渠，维修了文通塔和镇淮楼……然而，总理终因国事繁忙，未能回到淮安。可是，不知道是人们对周总理的热爱过深，还是盼望总理回乡的心情过切，一个周总理在飞机上眺望淮安的说法不胫而走。这一动人的传说直到总理去世以后，淮安《周恩来与故乡》写作组还把它写进书中，黄宗英同志也把它写进了散文，更加引起人们对总理的怀念。事实也是，五、六十年代每当有飞机飞越淮安上空时，无论是街头行走的市民，还是田间劳作的农民，他们都要驻足眺望，直到飞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他们想见一见从飞机上眺望淮安的周总理……现在，这一传说的真相已经由跟随总理二十余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证实：周总理真的在飞机上眺望过淮安。

据成元功同志回忆，周总理座机每次起飞前，机组人员总要先把《飞行日志》送呈总理，上边标明何时起飞、何时到达，沿途经过哪些地方等等。凡是看到要途经淮安上空时，总理就感慨地说：“这次经过我的老家上空，如果天气好能让我看看故乡就好了。”短短的话语流露着总理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热爱之情。

那是1959年元月^①，总理从广州开完会乘坐他的“伊尔—18”专机返回北京。那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当座机快飞临淮安上空时，周总理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情专注地缓步走向驾驶舱。成元功同志连忙站起来紧跟着总理往前走。周总理进入

驾驶舱后，就对正在全神贯注驾驶飞机的机长袁桃园同志说：“小袁，快到淮安上空了吧？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袁桃园同志一听，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当即回答说：“可以。总理，您坐下吧！”说着，副驾驶站起身来让总理坐到他的位置上。袁桃园机长很快地降低了飞机的速度和高度。周总理就低下头，神情专注地看着机翼下的故乡淮安。也许他怕打扰机组人员的驾驶，也许他已沉浸在对故乡一桥一巷的回忆，总理只是看，没有说一句话。飞越淮安上空了，袁桃园同志转过脸来问：“总理，要不要再盘旋一周，让您再仔细看看？”总理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那又要多费汽油了，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直到这时，总理才深情地从副驾驶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并微笑着对机长、副驾驶说了声“谢谢！”在成元功同志的搀扶下，总理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总理坐下后，好久没有说一句话，他老人家完全陷入了童年时代故乡生活的深深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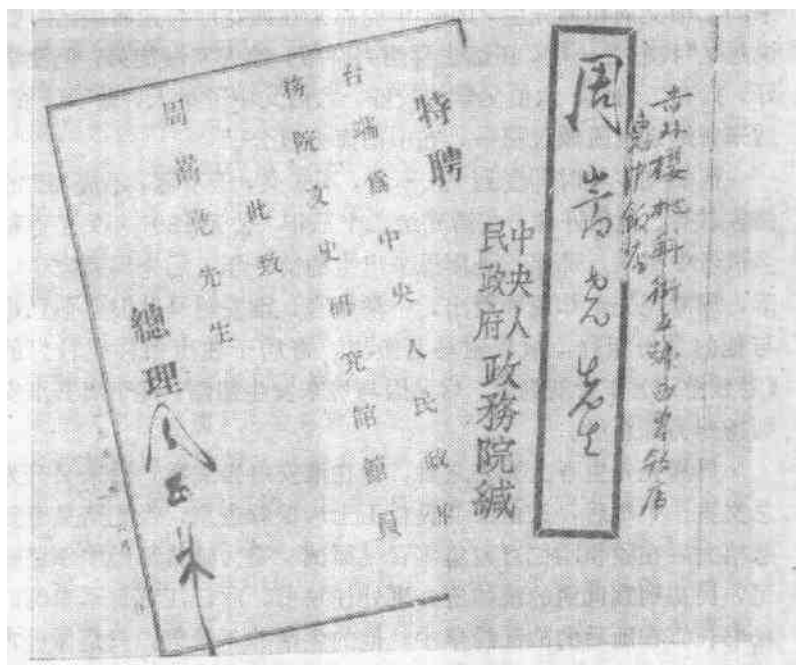
1994年9月10号，淮安市委、市政府为筹备周恩来百岁诞辰纪念事宜在北京首都宾馆二楼召开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与会的王伏林同志也讲了这件事。王伏林同志说：“总理十二岁离开淮安虽然没再回去过，但他对淮安有很深的感情。那次他在飞机上看淮安我也在飞机上。事后，总理对我说，他看到了文峰塔、里运河都没什么变化，只是鼓楼附近的街道好象变了……”。王伏林还对在场的成元功同志说，“具体情况元功同志也清楚，是哪一年的事？”成元功同志先伸出五个手指，然后又做了一个“九”的手势，意思是1959年的事。王伏林当时任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现已离休。

作者注：①据中国民航《飞行日志》记载，周总理曾分别于1959年元月2日和12日两次从广州飞往北京，到底是哪一天眺望淮安，成元功同志已回忆不起来。

周恩来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员

秦九凤

周恩来一生不徇私情，不谋己利，尤其对自己的亲属要求甚严，全国人民有口皆碑，传为千古佳话。但是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周恩来亲自聘用其伯父周嵩尧先生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一张聘书。当时的文史研究馆馆长是符定一，他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副馆长有叶恭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周嵩尧先生聘书

长，还有章世钊，他既是国民党元老，也是毛泽东的世交。馆员有齐白石等。这完全是一个名人荟萃之所。凡是安排到这里工作的，都有照顾性质。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二十六年时间内为自己的亲属安排工作。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

周嵩尧名贻良，字岫芝，号嵩尧，以号行。清同治 12 年（公元 1873 年）生于淮安。其父就是周恩来的二叔祖周亥祥先生，当年他和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先生一起从绍兴迁居淮安，在淮安驸马巷合买房屋定居。周嵩尧是周亥祥的第三子，大排行第六，因此，周恩来生前一直亲切地喊他“六伯父”。在周恩来父亲这一辈中，有叔伯兄弟十六人，其学业有成就的只有周嵩尧先生和周恩来的二伯父周和鼎先生。1964 年周恩来在西花厅与亲属谈话时曾说过，“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父、六伯父学的较好，六伯父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

周嵩尧少年时即受到“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的儒家教育。他很好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7 年）丁酉科乡试考中举人，那年正是周恩来出生的前一年，后来周家家道中落，周嵩尧先生却脱颖而出，中举做官，淮安驸马巷旧宅似已难与他的身份相称，故从驸马巷搬出，寄居于住房条件比较好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家，后又因与房东发生齟齬，终于离开淮安到扬州另择新居。

周嵩尧先生考上秀才之后，即在淮安府当文案，后来又升为总文案；中举后，又由江北提督王士珍保荐进京，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仁寿殿集体召见面试，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初到袁世凯的统帅府办事处任秘书，后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在随后的战乱纷争中，他的生活并不景气，只是做些古字画、古书籍、古玩器等老古董的收藏研究和鉴赏等事情，在周

恩来求学期间，他给予了关心和经济上的资助。

建国后，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活动中，没有忘记他这位伯父，派专人把他从扬州接到北京。经当时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推荐，周恩来批准，周嵩尧担任了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周嵩尧的曾长孙周国镇的上学费用也由周恩来全部包了下来。在安排周嵩尧的职务前，周恩来对六伯父说：“你一生做了两件好事，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公署秘书长的任上平息了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的涂炭；第二是袁世凯称帝时，你没有跟他走，这是很有主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周嵩尧任职后，曾给绍兴亲戚鲁觉侯写信说：“馆职优闲，他人求之不得。”其喜悦与满意之清溢于言表。据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福裕等对笔者回忆说，1952年3月5日周总理54岁生日时，六老爷子（成、韩等人对周嵩尧的敬称）特意送给总理一只很大的瓷花瓶，瓶口周围烧制有九只大寿桃等，非常精致好看。六老爷子过生日时，总理也在西花厅宴请了六伯父等部分亲属，周总理还曾系上围裙，亲自下厨做了两道六伯父喜欢吃的菜。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9月6日安葬于北京东郊第一公墓。

周恩来说的周嵩尧做的“两件好事”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正是军阀割据的时代，天津的李纯依靠他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周嵩尧和齐燮元的辅佐，在江苏督军位置上兵精粮足，春风得意。但因齐燮元是被浙江督军卢永祥从浙江逐出来的，对眼前“屈居”李纯部下很不甘心，时时都想夺回浙江那块他失去的“天堂”，于是就千方百计从中挑拨。他先使人向卢永祥送出假情报，说李纯即将起兵入浙。力量不如李纯的卢永祥一时很紧张，急忙调兵遣将，在江、浙两省交界处严密布防，于是齐燮元又有了借口，极力怂恿李纯出兵伐卢。李纯即找周嵩

尧商量，周嵩尧主张先查明真相，再作结论，并从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分析比较，作出了卢永祥不可能主动出兵的准确判断。接着，周嵩尧又利用自己的浙江原籍关系，说服了卢永祥在江浙沿线撤回军队，终于使一场一触即发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军阀混战平息了下去，使江浙两省民众的生命财产免遭了一场劫难。

袁世凯称帝时，身为袁世凯秘书的周嵩尧虽是封建科举出身，仍直言袁世凯，不可复辟倒退，结果遭袁的冷落，周嵩尧先生也就愤而离去。这两件事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建国初，周恩来是考虑到六伯父的这两件德政，才安排他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的。

周恩来胞弟谈家世

王树荣 王旭耀

1983年5月，为了充实总理故居史料，我们专程去北京访问周恩来胞弟周同宇先生，到了他家，周同宇先生的老伴王士琴老太告诉我们，最近因季节转换，老周受了些寒凉，咳嗽不止，前些日子已住进了医院，最近，病情已有好转，可以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们于5月2日、4日分两次在北京医院探望并采访了周同宇先生。

同宇先生身着白底蓝色病员服，初愈后脸色还有些苍白，当他知道我们是从他老家——淮安来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记忆清晰，非常健谈，从交谈中我们得知他是1904年2月生于淮安，14岁随四伯周贻赓去东北读书，因四伯父没有子女，便过继给四伯父为子。大革命时期，曾是黄埔五期政治班学员，解放后在工业部门工作，后调内务部任参事。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

同宇先生在谈到他们的家世时说：“我家祖居在浙江绍兴保佑桥百岁堂。曾祖父周光勋，号樵水，同治年间曾在苏北做知县。周恩来1939年回绍兴时，在族人的带领下，曾撑船看了曾祖父和本家其他人的坟，那时讲统一战线，如果不上坟，别人会说共产党不认祖宗，不利于搞统一战线。一个本家还拿了周氏家谱给恩来看，他看见上边有：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管臣公为子，生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月十三日卯时（1898年3月5日晨六时左右），妻邓颖超。

恩溥，字博字，云门公孙，懋臣次子，生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

恩寿，字同字，懋臣三子，出继曼青公为子，生于光绪甲辰（1904年）2月23日。同时还有本门兄弟恩焕、恩宏、恩勤、恩彦、恩霏等。恩来说，家谱上的名字可能是六伯回绍兴时补上的。我们手头的资料也说明，周总理1964年和亲属谈家世时，曾回忆这段情景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不然人家会说我不承认封建的家庭关系；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出生，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还很费了些脑筋呢。”

同字先生坐在病床上继续他的回忆：我的祖父周攀龙，号云门，字殿魁，生于道光甲辰（公元1844），大约咸丰中后期到淮安，先做师爷后升为知县，当时积蓄了一些钱便和我二叔祖父周玄祥合买了驸马巷这幢住宅，祖父他可能是在恩来出生以后去世的，死时50多岁。他们兄弟五个，有四个曾在苏北做过知县。二叔祖父周玄祥是江苏候补知县，曾任过仪征知县。

我们父亲这一辈都给人家做过徒弟，学过师爷，但大多数没有学成，叔伯兄弟中，只二伯父周和鼎和六伯父周嵩尧学的较好。周和鼎，字调之，他是周玄祥的次子，光绪甲午科举人，先做文案，（相当于秘书长职务——编者）后曾做保定知府。周嵩尧，字响芝，周玄祥的三子，光绪丁酉科举人，曾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后来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我父亲嫡亲兄弟四个，老大貽赓，老二貽能，老三貽奎，老四貽淦。但封建大家庭往往按合祖兄弟大排行，所以分别为老四、老七、老八和十一。

四伯周貽赓，字翰臣，号曼青，原是清末贡生，1908年赴奉天当俸饷科科长，1913年调天津充运饷科及官银分号总核员，

1917年回黑龙江任公债币制主任及制用科科长。1921年受财政厅五等“嘉禾奖”，他是恩来十二岁以后在沈阳上小学、天津上中学时生活上的抚养人，经济上的资助人。我在十四岁时也随四伯去东北读书，他一生无子女，我们从东北搬到天津不到一年，四伯父就因病去世了，以后我便过继给四伯父为子。四伯母当时59岁，四伯父去世后我们就没了生活来源，当时，只有靠四伯父生前的朋友介绍四伯母做点针线活，以维持生活。

我们的父亲周贻能，字懋臣，后改名为周劭纲，生于1874年7月11日，因学师爷不成，人也老实得很，只得常年在外做小职员，曾在湖北、河北、北京、齐齐哈尔、安徽等地，薪俸都很微薄。恩来八岁那年他在湖北做事，月薪只十六元，以至我母亲临终前，他都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后来生活没了着落，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才到重庆随恩来一同生活，1942年7月10日逝世于重庆红岩村。

我生母万氏，大排行“十二”，她娘家人称“十二姑”。我的外祖父万青选，字泉甫，号少云，原籍江西南昌宛平，生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他性格慈和，深得地方百姓拥戴，曾先后任盐城、清河县知事。任期内保民守土，治水修学，救济灾民，教民机织，颇有政绩，九十岁去世，邑人曾建“万公祠”祀之。外祖父娶过两房夫人，前妻李氏，江西人，后妻张氏，淮阴乡下人。我母亲为张氏外祖母所生，按旧的说法还属“继出”呢。所以恩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的血液里也有农民的成份。”

我母亲是三十岁去世的，我当时只有三岁，恩来记得母亲殡葬的事，以至几十年后提起此事，还很悲愤，恨透了封建繁琐礼节，破落了还要装门面，死要面子。母亲去世后，外祖母为了要面子，对丧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盛殓厚葬。我父亲借钱买了一口上等棺材，她还嫌不好，非要“五层麻布七层漆”。不达到这个要求不准下葬，以至负债很多，又不答应草率出殡，只好

把母亲的棺柩放在清江浦的一座寺庙里停厝近二十年，直到父亲积攒了一些钱，才把母亲的棺柩从清江浦运回淮安安葬入土。

母亲死后不久，小婶母也得了肺病。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因为周、陈两家都无主要亲人在场，就由恩来主持丧事，他不顾外人反对，很快作出决断，从简收殓，运回淮安与叔父合葬。一年中接连失去两位亲人，父亲又在外地谋生，生活非常艰难，恩来只好带着我们两个弟弟回淮安射马巷老家。从那时起，恩来就开始当家，生活来源主要靠四伯父从外地寄些钱回家，有时恩来拿些衣物去当铺典当，来维持生活。

恩来十二岁时，四伯父周曼青怕他在家耽误学业，就让三伯父周贻谦到湖北出差时（当时三伯父在铁岭税务局工作）顺道淮安将恩来带到铁岭去读书。

.....

同宇先生大病初愈，我们怕他过分劳累，影响健康，告别时，我们邀请同宇先生适当时候回家乡看看，同宇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高兴地说：“只要身体许可，一定回家乡看看，我也非常想念我的故乡。”接着王士琴老太也对在场的子女说：“你们也要回老家看看，你们父亲的衣胞还在淮安呢。”令人遗憾的是同宇先生三年后却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他同哥哥恩来一样，离开淮安后就没能回故乡看上一眼，成了终生遗憾。

张鸿宴护送周恩来过三原

盛昱辉

1943年初夏，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猖狂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奉蒋密令准备“闪击延安”。就在时局如此严峻的时刻，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总结。七月下旬，周副主席一行乘坐汽车到达陕西西部重镇宝鸡，然后由党的同情者陇海路宝鸡办事处主任兼宝鸡车务段段长卫学云调专列护送来咸阳。

卫学云在宝鸡安排好专车运行时间的同时，用专线保密电话，通知陇海路西安线区司令张鸿宴，请其亲自安排专车从咸阳至铜川间的过境事宜。张是江苏淮安人，卫学云的好友，一位爱国的正义人士。他接过卫学云打来的电话，得悉周先生要夜过咸铜线以后，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心想周先生是自己的同乡，又是自己一向敬重的杰出人物，他的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护送责任非同一般。想到此，他立即乘车前往咸阳、三原等几个专列停留的车站进行安排。

这天，渭北高原上的三原车站，在夜幕下显得格外冷清。站台上稀疏的旅客，正在等候开往铜川方向的客车进站。站长张谦此时也在月台上不安地来回走动，等候张鸿宴到来。机车刚停稳，张鸿宴便匆匆跳下车来，把张谦拉到一个僻静之处，声音低沉而庄重地说：“今晚有一趟重要列车要在这里停留，上水，你安排两个副站长分别在进、出站口守着，亲自掌管通岔，务必保证专列安全。”张谦不解地问：“谁的专车这么重要？”张鸿宴将脸紧贴着

张谦的耳朵压低声音说：“周恩来先生！”张谦一听这意外的消息，不知是高兴还是紧张，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因他也久仰周恩来的大名。机车正在加水，旅客都已上车。他俩在空旷的站台上边走边谈。张鸿宴严肃地说：“车上的人你知道就行了，对两个副站长也不要说。”他回头看看身边没别人，接着说道：“目前国共两党关系紧张，我们不要受这股歪风影响。你我都是爱国一心的同仁，保证周先生的安全，就是为国为民效力。”张谦没有作声，只是不断点头。张鸿宴继续说“我倒不担心军队，就是怕特务捣鬼。今晚周先生的专车若有半点差错，我们便成了千古罪人！”。

张鸿宴所说“倒不担心军队”是有根据的。当时陶峙岳将军（湖南宁乡人）的37集团军司令部驻县东关胡家庄园，距车站仅有五六里路。陶峙岳将军思想进步，同情我党。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鸿宴的估计是正确的。这时，张谦忙问张鸿宴：“37集团军陶峙岳司令那里要不要关照一下？”“可以，但不能打电话，只能当面讲。”一声汽笛，列车即将启动。张鸿宴来不及再说什么，便连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张谦回到站房值班室，看了墙上的挂钟，时间已不允许他去陶将军那里。正在犯愁之际，却见司令部一位姓崔的副官跨进门来。张谦与陶将军交往甚密，知道崔副官是信得过的人，便告知了专列到达时间，让他即刻回去报告陶司令。

专列进站前的十几分钟，陶将军骑马赶到了。他一上站台便和张谦亲切地交谈起来。张谦问：“不会有别的人再来吧？”陶将军答：“周先生到了我的防区，保护他是我的责任，招惹那些闲人来干什么！”张谦忙说：“这就好！这就好！”只听陶将军继续说：“最近，北边的枪声不断，炮声隆隆，周先生在这时候过铁路，谁能担保没有人暗地里捣鬼？陶某戎马一生，如今正当国难，却不能赴前线报效国家，实是惭愧！周先生乃当代英杰，大度不凡，来往于重庆延安之间，肩负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光明磊落，正义在